

中國古代禁毀小說

【蜃樓志】
【珍珠舶】

珍
藏
秘
本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



第一辑

蜃
楼
志

清
禹山老人
庾岭劳人
撰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 .1/ 张九玲、蔡磊主编. — 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1.6

ISBN 7-204-05779-1

I. 中… II. 蔡…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3758 号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(一)

张九玲 蔡磊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金华彩印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59.25 插页 11 字数: 3440 千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 套

ISBN 7-204-05779-1/I·1027 定价: 840.00 元

嘉慶九年新鐫

蜃樓志

本衙藏板

嘉慶九年刊《蜃樓志》书影

序

小说者何？别乎大言言之也。一言乎小，则凡天经地义、治国化民，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、宋儒之正诚心意，概勿讲焉。一言乎说，则凡迂、固之瑰玮博丽，子云、相如之异曲同工，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，《宗经》、《原道》、《辩骚》之异制，概勿道焉。其事为家人父子、日用饮食、往来酬酢之细故，是以谓之小；其辞为一方一隅、男女琐碎之闲谈，是以谓之说。然则，最浅易、最明白者，乃小说正宗也。

世之小说家多矣。谈神仙者荒渺无稽，谈鬼怪者杳冥罔据，言兵者动关国体，言情者污秽闺房，言果报者落于窠臼。枝生格外，多有意于刺讥；笔难转关，半乞灵于仙佛。大雅犹多隙漏，复何讥于自《郅》以下乎！劳人生长粤东，熟悉琐事，所撰《蜃楼志》一书，不过本地风光，绝非空中楼阁也。其书言情而不伤雅，言兵而不病民，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，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，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。说虽小乎，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。

罗浮居士漫题

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(1)
通线索计释洋商
- 第 二 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(13)
苏万魁急流勇退
- 第 三 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(25)
苏笑官黑夜寻芳
- 第 四 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(38)
题糕节越秀看山
- 第 五 回 承撮合双雕落翮 (53)
卖风流一姊倾心
- 第 六 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(65)
李匠山曲江遇侠
- 第 七 回 希宠荣河厅献瓦 (78)
受屈辱关吏投缳
- 第 八 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(89)
苏占村闻劫亡身



中国古代

生本

小说



- 第九回 焚凤券儿能干蛊 (102)
假神咒僧忽宣淫
- 第十回 吕又逵饭店联盟 (113)
姚霍武海丰陷狱
-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(126)
凤尾河何武屠牛
- 第十二回 闻兄死图囤腾身 (137)
趁客投阁黎获宝
-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(148)
权落草封官拜爵
- 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(160)
女多谋图奸尝粪
-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(172)
五美潜踪
- 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(184)
镜高悬广府惩奸
-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(198)
吉士清远逃灾
-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(211)
胡制宪退守循州
- 第十九回 花灯娃孽障 (223)
甥馆笔生涯

2



蜃楼志



-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(234)
温春才名高卞如玉
-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(245)
一载假御史完姻
-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(255)
擒护法妖人遁土
-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(264)
雷铁嘴相定终身
-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(274)
坝簾唱彻朝天乐



第一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

捉襟露肘兴阑珊，百折江湖一野鹞。
傲骨尚能强健在，弱翎应是倦飞还。
春事暮，夕阳残，云心漠漠水心闲。
凭将落魄生花笔，触破人间名利关。

坐井不可观天，夏虫难与言冰，见未广者识不超也。裸民销雾縠为太华，邻女憎西施之巧笑，愧于心者妒于面也。天下如此其大，古今如此其远，怪怪奇奇，何所不有。况男女居室之私，一日一夜，盈忆盈兆，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。宵小窃发之端，由汉迄宋，蜂生蚁附，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。试思采兰赠芍，具列《风》诗；辛螫飞虫，何伤圣治？奚必缄口不言，而自博君子之名，使后人无所征信乎！

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，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，听凭行家报税，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，是粤中绝大的生意。一人姓苏名万魁，号占村，口齿利便，人才出众，当了商总，竟成了绝顶的富翁。正妻毛氏无出。一子名芳字吉士，乳名笑官，年才十四，侧室花氏所生。次妾胡氏，生女阿珠、阿美，还未字人。他有五十往外年纪，捐纳从五品职衔，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，只是为人乖



巧，心计甚精，放债七折八扣，三分行息，都要田房货物抵押，五月为满，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，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。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，也绝不介意。

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，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，仔细一看：

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：照得海关贸易，内商涌集，外舶纷来，原以上筹国课，下济民生也。詎有商人苏万魁等，蠹国肥家，瞒官舞弊。欺鬼子之言语不通，货物则混行评价；度内商之客居不久，买卖则任意刁难。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，用银则纹贱番昂，一切羡馀都归私橐。本关部访闻既确，尔诸商罪恶难逃。但不教而诛，恐伤好生之德，苟自新有路，庶开赎罪之端。尚各心回，毋徒脐噬。特谕。

万魁心中一吓，暗地思量打点。不防赫公示谕后，即票差郑忠、李信，将各洋商拘集班房，一连两日并不发放。

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，向来见督、抚、司、道，不过打千请安，垂手侍立，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，府、厅、州、县看花边钱面上，都十分礼貌。今日拘留班房，虽不同囚徒一般，却也与官犯无二。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内中一个盛伯时道：“大人票拘我等，料是凶多吉少。”一个李汉臣道：“告示本来利害，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。”一个潘麻子道：“舍亲在抚台处办折奏，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？”众人都道极好。只有苏万魁道：“这赫大人



乍到此间，与抚台并无瓜葛，如何便可说情？据弟愚见，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，但当直上黄金殿，不必作曲折耳。”众商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万魁道：“前日告示上有‘开赎罪之端’一句，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。”众商道：“大哥明见！只是要打点他，怕不是数万金，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。”万魁道：“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，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，凭兄酌量就是。”

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，号致甫，三十内外年纪，七尺上下身材，为人既爱银钱，又贪酒色。夫人黄氏，工部侍郎名琮次女。侍妾十余辈。生女八人，还未有子。因慕粤东富艳，讨差监税，挈眷南来。这一日，拘集洋商想他打干。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，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：“我的意思你们懂么？”进才道：“小的怎不晓得。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，有些颀顽。小的们先透一个风，他们如不懂事，还要给他一个利害。”赫公点头道：“且去办着。”

进才退出门房，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：“你到班房说，晚堂要审洋商一案，看他们有何说话。”杜宠应声出去。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：“二爷，何事？”杜宠说：“不消你们伺候，咱自到一处去。”众差役暗暗诧异。

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，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、眉清目秀的小爷来，一齐迎上前，问道：“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？”那杜宠全然不理，单说：“大人分付，今晚带齐洋商听审，大班人役不要误了。”两边班房齐声答应。杜宠慢慢转身，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：“二爷何不外边少坐？”那杜宠将他一瞧，说：“尊驾是谁？咱还要回大爷的话，好吃早膳，那有功夫闲坐。”这万魁听他的口风，已知是跟门



上的二爷了，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，说道：“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，此刻似乎尚早。”这杜宠见他拿着表，便道：“借我一看。”万魁双手递过，杜宠仔细把玩：

形如鹅卵，中分十二干支；外罩玻璃，配就四时节气。白玉边细巧镶成，黄金链玲珑穿就。果是西洋佳制，管教小伙垂涎。

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，口气最大，眼光最小。杜宠一见此物，赞不绝口。万魁连忙道：“时刻尚准，二爷不嫌，即当奉送。”那杜宠也斜一双眉眼，带笑问道：“爷上姓？”万魁说：“贱姓苏。还没请教二爷高姓？”杜宠道：“咱姓杜。苏爷，咱们初交，怎么就好叨惠？”万魁道：“些微算什么，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，且请外边一谈。”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。万魁道：“前日大人莅任，一切俱照例遵办。未审缘何开罪，管押班房，望二爷示知，酬情决不敢草草！”杜宠道：“我也不甚晓得。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，同几个爷们说，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，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索，须要设法张罗。看起来，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。”万魁道：“洋行生意不比以前，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，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，二爷的在外，何如？”说毕便打一恭。杜宠忙拉着手道：“苏爷，像你这样好人，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，只是此数怕不济事，咱且回了大爷再说。”拱一拱手别去。

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：“看来此事不难了结，只是难为银子些。”众人道：“全亏大哥见景生情，兄弟们叨庇不浅。只是要用几多银子，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。”万魁道：“且等



了回信,再去取银票未迟。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,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。”叶兴去了。

那杜宠跨进宅门,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。这小子打个照会,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。杜宠禀道:“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。这些商人着实害怕。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,情愿进奉花银。小的问他数目,他说五万两,爷们的礼在外。”进才道:“叫他们不要做梦,这事办起来,一个个要问杖徒。五万银子?好不见世面,不要睬他。”说毕径走上去。

杜宠忙到班房,低声告诉万魁道:“这事没有影响哩!大爷说,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,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,怎么说呈缴大人?咱如今只好告别了。”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,递与杜宠道:“小意思儿,给二爷买果子吃,千万周旋为妙!”杜宠道:“咱效力不周,如何当得厚赐。”万魁道:“事后还要补情。”

这杜宠袖着辞去,一路走着,想道:“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!我不意中发个小财,只是要替他出点力儿才好。”一头想,走入门房。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,杜宠打一千,道:“敢求大爷,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,千万替他挽回了罢。”进才睁着眼道:“老爷着实生气,还不快去打听。”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,转至西书厅,只见跟班们坐的、立的,都在门外伺候。杜宠笑嘻嘻的问道:“老爷可在书房么?”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,十分乖巧,是进才的弄童,除进才外,毫不与人沾染,这些人都叫他“杜一鸟”。这日上来打听,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:“一鸟官,老爷正在这里唤你。”杜宠道:“老爷从不唤我的。”卜良道:“任鼎在书房中干事,嫌他这半



日吸不出精，教你去补数。”杜宠笑道：“好爷，不要要，停一会书房无事了，给我一个信，好叫大爷禀话。”卜良还要燥脾，众人道：“不要混他，老包要作酸的。”这杜宠一溜烟走了。

却说老赫这日午后，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、尝鲜荔枝。吃得高兴，狂荡了一会，踱至西书厅，任鼎走上递茶。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很标致，叫他把门掩了，登榻捶腿。这孩子捏着美人拳，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。老赫酒兴正浓，厥物陡起，叫他把衣服脱下。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，心上却很巴结，掩着口笑道：“小的不敢。”老赫道：“使得。”将他纱裤扯下，叫他掉转身子。这任鼎咬紧牙关，任其舞弄，弄毕下榻，一声“啊呀”，几乎跌倒，哀告道：“里面已经裂开，疼得要死。”老赫笑道：“不妨，一会就好了。”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，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。走下廊檐，众人都对他扮鬼脸。这孩子满面红晕，一摆两摆的走出，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，栏干外取进洋布手巾。

老赫净了手，坐在躺椅上。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。老赫问所办若何，进才禀道：“这商人们很不懂事，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。小的想，京里来的人，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打得开。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，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，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。”老赫道：“很是。晚上我审问他们。”进才声喏而出。

先前，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，即忙取出随身纸笔，暗写一信叫人送出。一会儿，进才到了门房，杜宠替他卸下衣服，坐定，唤值日头役分付：“大人今晚审问商人。”这头役传话出去。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，大家全无主意，说道：



“页中银子不过十馀万，依着里边意思，还差两三倍，如何设一方好？”只见郑忠、李信二人来，道：“今日晚堂要审。”万魁道：“中怕我们还要吃亏，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！”郑忠说：“有我们弟兄在此，但请放心。”万魁叹口气道：“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，今日出尽丑了！”李信道：“看来要多跪一刻，断没有难为的事。”

正说间，只听得吹打热闹，许多人拥进来，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，跟到穿堂伺候。这关部怎生排场：

旗竿两处，“粤海关”三字漾入青云；画戟中间，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。栅栏上，挂着“禁止喧哗，锁拿闲人”之牌；头门口，张着“严拿漏税，追比饷余”之示。大堂高耸，四边飞阁流霞；暖阁深沉，一幅红罗结彩。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，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。

吆喝一巡，赫公早已升座，分付将洋商带上。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衙帖禀道：“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。轿子已进辕门了。”这赫公将衙帖一看，道：“原来师傅来了。”即叫带过一边，快开中门迎接。这赫公慢慢的踱下暖阁，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。赫公站在滴水檐下，申公趋步上前打恭。赫公还揖道：“又劳师傅贵步。”申公道：“前日早该拜贺，勿怪来迟。”赫公道：“学生还没有登堂。”二人一头说，走进西书房去了。约有一个时辰，方才送出，赫公又面约：“明日候教。”申公应许，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。

看官听说，这赫公是个世袭勋衔，现任监督广粮厅虽与



关差不相统属,究竟官职稍悬;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,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,今日见了申公,如何这般谦抑?原来这申公讳晋,号象轩,江南松江人氏,当年在京师教读,赫公从学三年。后来申公中了进士,选入翰林,赫公袭职锦衣卫,待师傅最为有礼。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,京察年分,票旨外用,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,推升陕汝兵备道。后因公错,部议降调,应得同知,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,凡是府佐俱可补用,于是径补通判。今日晋谒海关,也算天末故人,忽焉聚首。

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,叫带商人上来。两边吆喝一声,按次点名,一齐跪下。向来洋商见关部,一跪三叩首,起来侍立。此刻要算访犯,只磕了三个头,跪着不敢起立。赫公问道:“你们共是几人办事?”万魁禀道:“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,总局是商人苏某。”赫公说:“我访得你们上漏国税,下害商民,难道是假的么?”万魁禀道:“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,定价发卖,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。”赫公冷笑道:“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,不是愚弄洋船、欺骗商人、走漏国税,是那里来的?”万魁道:“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,都有出入印簿可查,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,求大人恩鉴。”赫公把虎威一拍,道:“好一个利口的东西!本关部访闻已确,你还要强辩么?掌嘴!”两边答应一声,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。万魁发了急,喊道:“商人是个职员,求大人恩典。”赫公喝道:“我那管你职扁!着实打!”两边一五一十,孝敬了二十下。众商都替他告饶。赫公道:“我先打他一个总理,你们也太不懂



事,我都要重办的!”分付行牌,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。又骂郑忠、李信道:“这些访犯理该锁押,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,如何使得!”三枝签丢下,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,另换茹虎、毕加二人管押,即便退堂。

众人走出宅门,仍旧到了班房,各家子侄都来问候,万魁含羞不语。这茹、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,说道:“众位大爷,不是我们糟蹋你,大人钧语是大家听见的,只得得罪,将来到府赔不是罢。”众商个个惶恐。早有书房宋仁远、号房吕得心走来,说道:“大人这样分付,也是瞒上不瞒下的,你们何苦如此。”茹虎道:“郑、李二位是个样子。倘若上面得知,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?”宋、吕二人说好说歹,送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。万魁道:“我们的事,怎么害郑、李二公受屈,也叫人送二百两银子去暖臀。”众商道:“只是我们还要商量,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成?”万魁道:“他如此妆做,不过多要银子,但为数太多。”众商道:“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,共凑二十万,大哥再凑些,此事可以停妥么?”万魁道:“我横竖破家,事平之后,这行业再不干了。诸公但凑足二十万,其余是我添补。只是里面没人出来,宋兄可有计策?”宋仁远道:“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。教小弟通个信,理当效劳,只是许他多少?”万魁道:“料来少也无益,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,门礼另送,吾兄谢仪在外。”宋仁远道:“谢仪倒不要说。”连忙起身进去不题。

再说万魁之子笑官,生得玉润珠圆,温柔性格。十三岁